

# 把窑炉(以及职业生涯)颠倒过来

彼得·朗伊(新西兰)

那是10年前,我坐在英国北德文郡的一座阿纳伽玛窑(Anagama kiln)里,这座窑炉的雕刻般的形式深深地打动了。我向她的建造者,著名的陶艺家斯文·拜耳建议,他因该让他的窑炉参加英国每年一度的雕刻特纳奖的角逐。除了窑炉明显的功能特性,阿纳伽玛窑以及其它的许多烧陶的窑炉的外貌常常是非常雕刻般的,有时甚至是相当伟大的。

出于某些原因,斯文对特纳奖不感兴趣。于是我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把窑炉颠倒过来,放到附近的水里,然后坐进去尝试一下短途的航海。这个建议也被他拒绝了。当我坐进这个令人惊异的窑炉中时,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时我们经常到海边度假,坐在反扣过来的小船里,躲避阳光、风雨、或者只是营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空幻的环境。这只小船的外壳在窑炉里非常清晰,两端狭窄燃烧室在一端,火焰流动到另一端,中间段相对宽敞。很可能想到的是一艘小船在岸上被翻了过来,船主离开了船,去寻找让船能够继续航海的线。

我决定回家回到新西兰的家,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船和业余的造船人,我要建造属于我的阿纳伽玛船。我在奥克兰工作室陶艺家中心,一所装备精良的培训以消遣修养为目的学生的学校作总裁时,我装备了许多我需要的设备,并且留出了我需要的空间。我每周分出3天来执行这个项目,那时没有室内的空间,新西兰的夏季是美妙的,我可以在户外工作,没有人打扰我,我也不会去打扰其他人,建设用了3个月的时间。多亏了是在户外工作,因为我忽略了切割砖块的后果,我造了一台干切的台锯,2米长的锯条上镶了金刚石。切割时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粉尘,似乎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沙尘暴,我每天都是灰头土脸,仿佛我是红砖做的(这带给我一个后来的灵感)。我在窑炉旁边装了个风扇,将尘土吹向道路,由于散发的很快,没有人抱怨我。后来我用的锯都是水除尘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艘砖船的设计非常简单——像孩子画的船。两端尖,中间鼓,横断面上有个歌德式的拱,我的指导原则是将若干加强棒的一端焊在拱的里面,另一端焊在船的舷缘上,舷缘是我太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其实我太太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我无休止地谈论我的设想,她知道我是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做的。如果某人送给你一条6米长的舷缘,你是很难忽略这个人的。也许她认为这是个有效的方法让我时常地离开家。当我每天带着满身的红尘土回家时,她可能会有另外的想法了。钢制的舷缘6米长,1米宽,两端缓缓地弯成了尖状,提供了基本的形状。然后是切割砖,每块砖都要切割4个方向,构成前后的曲面,适合拱的上下形状。

我切割第一批砖,有很多的选择使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要有足够的强度来承受水的压力。通常的水泥灰浆强度不够,聚氨酯胶太昂贵。我决定尝试在通常的水泥灰浆里加入船用的双组分环氧树脂和干净的干硅砂。效果非常好——造价合理而且强度足够,我开始对建造我的船建立了信心。

我不知道我的船是否能浮起来,于是我用浆料浇注了一个模型,约200mm长的模型浮在我的浴缸里。令人吃惊精准,模型的壁厚恰好与砖的厚度成比例。模型船的出水高度为300mm,我站上去后船沉了。我的计算告诉我,我的船重约2吨,排水量3吨——成功的秘方。

进行的每个步骤都给我以启示,形状几乎是自动生成的——如果我顺着舷缘的固定的形状,同时按照同样的标准拔稍拱门的形状,形状神奇般地自动生成了。不做过多计划的优点在于那些意外的惊喜令人非常愉快。我不断地切割,粘接,这令人愉快的过程持续了2个月(我的锯工作效率不高,如果我重新做这样一艘船,可能一半时间都用不了。),直到最后的一块拱楔,镶在船中央的最后一块砖。我将一只手放进镶嵌砖的孔里,另一只手举着一杯香槟酒。我不想糟蹋了拱楔石的浪漫概念,但是我的船95%结构依赖于牢固的胶,与拱式建筑的基本原理不相干。然而它看上去仍然具有这样的效果,在外部水压的作用下变得更加坚固。我雇了个有吊车的朋友将我的船翻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敢睁开眼睛。让我惊喜和放心的是翻过来的船没有散开。我曾经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造过更具风险的结构,因此我相信不会出问题,但是,制作第一件作品总是担心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然后是表面修饰和整理。所有这些工作不那么特别让人愉悦,没有尘土,没有胶水和化学品,不像处理粘土那样

具有创造性——这些是建造过程，回报是在完工时，想象变成了现实时。完成了一件作品而不需要将其送入窑炉煅烧也是一种有趣的经历。煅烧是一种处理过程，可以生成或破坏一件陶器的过程。其它材质的雕塑完全不需要这样的过程，如木头、混凝土、石头或青铜。事实上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件与火不相关的作品。这件作品的效果完全可以被预测，我必须承认在被火焰支配了这些年后这件作品带给我的喜悦。

我曾有位用波状钢板——屋顶用的钢板，制作雕塑的朋友，他愿意试航我的船。我装上了一根水管作为桅杆，里面装了一根燃气管，这样桅杆顶端冒出的火焰成为我的旗子，旗子向陶艺界点头致意。一位70岁的朋友做了一只28公斤重的赤陶的救生浮筒，放置在船尾。使用那只救生浮筒解救生命的可能性很小。我记得当我浑身布满红色尘土造船时，经常见到一位老朋友，满身涂了灰色把自己变成一个混凝土人在街头卖艺，他浑身涂满了赤色浆料，站在船上仿佛是个陶制的船长。他很了不起，尽管恐惧，还是穿了厚厚的衣服，衣服外面覆盖着湿陶泥，船上到处都是火焰和绳索，如果沉没了没法游泳。但是他很像是那种人，几乎总是毫不畏惧地站立在船上。我不得不说当地的港口官员让我的船进入码头——一个高档码头，挤满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船。他们需要很大的勇气允许这个衣着不整的陶工匠2吨重的砖制的泊进他们负有盛名的码头，但是他们也想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的好奇心把我的船送进了码头。当地的海事博物馆甚至同意打破规定用一艘蒸汽拖船拖着我的船环绕码头。他们附加的条件是，拖拽的两根绳索的长度应该比港口的水深长3米以上。显然他们不确信。让人吃惊的是官员们是如何被我狂热的乐观和自信说服的，本来他们需要的是巨额经济担保。

下水的那天有些风，很多人赶往码头看我的沉没，就像那些等待撞车的赛车观众一样。有一个唱诗班，唱的是献给海难出事的水手的赞美歌，几个演讲，我太太在船体上打碎了一瓶香槟酒，祈求神灵保佑我平安。吊车司机将我和小船慢慢地放进水里，担心我会和船一起沉入水中。当他看到我不会沉底时，松开了钩子，我和我的船浮在水面上去了！但是非常危险的是我从未考虑船的重心是否太高！很重的帆和桅杆，几乎没有什么压舱物。摆动停止时干舷恰好是300mm！由于摆动的很危险，我们装了300公斤压舱物，摇摆得到了解决，但是干舷只剩下200mm了，这样的结果足够好了。我与红色陶人交换了位置，他本来在拖船上并且加了几条短的吊索以避免我们离开岸边太远，因为当时的浪高195mm。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发现船舱积了很多水。我完全忘记了砖是多孔的，水从各个方向渗进船。虽然渗漏的速度不快，可以应对，但是还是让我很紧张。我们把船拴在岸边，在我们往外舀水时人们来到船上照相。当时一次竟然有6个人同时在船上照相。吊车司机把我们吊出水后，我把船带回了家。

它最终成为了岸上的雕塑，今天仍然在深受欢迎的一家海滨咖啡馆外面，供孩子们娱乐和幻想。今年它被选入了“2010雷普利得信不信由你”年度展，世界上第一艘砖做的船，我艺术生涯中的最高成就。

这番谈话导向是什么？夸大地说，展现了闲置的创造性思维一旦付诸实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第一个项目是件雕塑作品，没有考虑它的美学意义，更多的是应用物理原理做一个物体，一旦这个物体放置在陆地上，我才意识到它作为一件雕塑作品的价值。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探索将商品砖用作雕塑的介质。我是一台低速发动机，实际上我是一个制陶人，职业的制陶的教师，因此这只是业余爱好。在此后的4年中，我每年采用不同的技术只制作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是砖包。这是一个真正有趣的项目，但是遇到的困难很多，哪个困难我也不希望在此遇到。我到100公里外的一家砖厂买了一卡车砖坯，刚从巨大的拌泥机里出来的湿砖坯。趁着砖坯还软，我把砖坯切割成钻石的形状，做成编织的图案（基于土著新西兰毛利人的设计）。制砖的粘土塑性不好，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麻烦。当砖硬到像皮革那样时进行组装，然后给每一块砖都编上号，再一块一块地拆下来，晾干后把砖拉回到砖厂，放到输送带送入3天烧成的隧道窑里。热衷于见到结果的砖厂的老板提供了很多帮助。我把烧好的砖带回我的车间，用环氧树脂将砖像个大拼图那样粘合在一起。作品后来被放置在户外的一个雕塑公园里。第二件作品是个充气垫。我花10美元买了一个塑料的充气垫作为样板。这次用的砖是我自己挤出的，计算出收缩量后，将砖弯曲成曲面，在我的工作室煅烧它们，用那只充气垫作支撑把砖粘接在一起。由于不能确定制成后的强度，我填充了些混凝土。我带着这件作品参加了一个地方的竞赛并且获得了第一名。这件作品被市政府买走了。下一年我做了一件平铺的作品，采用同样的钻石编织图案。这次我用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船的前面的木框，将瓷砖直接粘接在木框上。我用手把陶泥压进瓷砖的模子里，涂上美丽的铜铅釉。这件作品被一个奥克兰的雕塑公园收藏了。第四年我做了个座位。那时我已经熟悉了将砖以不

寻常的方式悬挂起来工程方法。新西兰艺术委员会奖励了我一大笔钱，我买了一台新的水除尘和冷却的金刚石锯，一台功能强大的电脑。我发现了一个极好的3D 电脑程序，“Sketchup”，这个程序能让我在设计我的作品的构造时预先确切的知道我所需要的每一块砖的形状。我为我的锯做了很多工装，现在我的仓库里存了很多带锥度的砖供我选择。现在我采用的技术是用金刚石锯切割砖，用胶把砖粘接起来，作为防范措施，在砖的孔里增加加强钢筋和带有环氧树脂的灰浆，制作各种不同的形状，有些形状对砖来说是非常不可能的。我的座位通过了我的一位重160公斤的朋友的实际测试。

第五年，我完全停止了陶器的制作。我的砖制品卖得比我的陶器好。我做了许多雕塑作品，它们深受公园和雕塑花园的欢迎。我的作品吸引了很多孩子，他们在上面攀爬，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小剧场，演绎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做过钟、碰碰车、帐篷、很多船、很多椅子（仿古典椅子设计的非常舒服的椅子）、巨大的开瓶器、大篷车。

所有这些带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工作了35年的陶艺人，停止了具有奇妙特性的塑性材料——粘土的使用，而转为将商品粘土制品作为雕塑的组成元素。我仍然属于陶瓷大家庭吗？作为一个曾经的陶艺家，充分了解陶瓷历史并且深深地受到陶瓷历史的影响，尤其是窑炉的建造，我是否具备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的资格呢？我算是粘土的叛徒吗？多年来我曾经是公认的陶艺家，坦率地讲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一类人。我还是个艺术家，只是不需要再与火焰争斗了，甚至不需要与粘土为友了。我是个做砖雕的。在这个研讨会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并就此发表评论。我的态度是无论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会继续我的砖雕。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现在时常享受在窑里烧制少量盐釉茶壶的过程。还没有类似的事情，类似的感受。



